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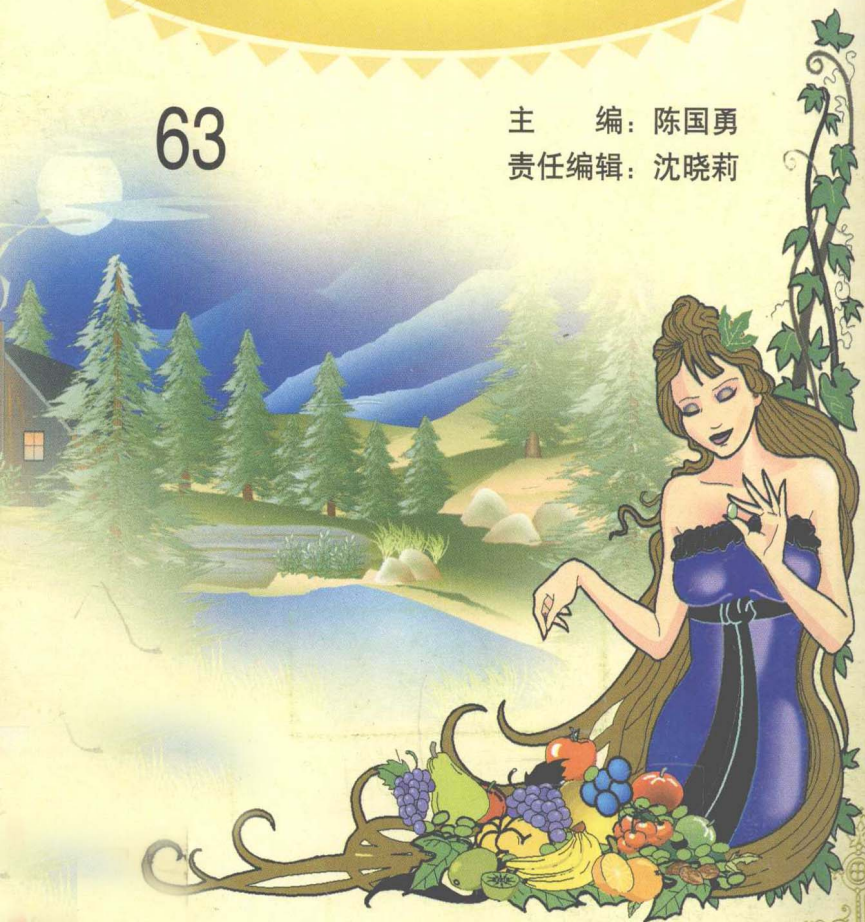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

63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長篇小說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下)

本書編委會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1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下 篇

第一章 激情岁月

已是午夜时分，丽达仍在台灯下写日记。她写道：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miǎn)卡区委书记扎尔基已经到任了。谢加尔要调到团中央工作，临走时，他把自己的得意学生保尔交给丽达，让丽达做他的指导员，希望丽达和保尔相互学习。

保尔与丽达见面是在火车站。那天，骄阳似火。保尔从天桥上看见了丽达。丽达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下面是蓝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膀上，蓬松的头发衬托着她那晒得黝黑的脸庞。今天，丽达代表省委去一个县里开会，保尔协助她工作。

火车站上全是人，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却怎么也进不了站台。

保尔对车站的情况很熟悉，他领丽达从行李房进到站台，好不容易挤到了四号车厢前。车门前乱哄哄地拥着一堆人，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正拦住车门，人们发疯似的向他挤。每节车厢的门前都是这样，保尔知道，照常规办事是根本上不了车的。

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丽达：他先挤进车厢去，然后把她从窗口拉进去。

保尔拿过她的皮夹克穿上，又把手枪往夹克口袋里一插，故意让枪柄和枪穗露在外面。他走到车门跟前，毫不客气地分开旅客，一只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往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墩(dūn)墩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保尔煞有介事地说，他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有丝毫怀疑。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他口袋里的手枪，让他上车了。

保尔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拼命往里挤，他遭到了数不清的咒骂，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他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她骂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臭脚丫子往哪儿伸呀！”这女人像个大肉球，勉强强

挤在下铺的边缘上，两条腿中间还夹着一只装黄油的铁桶。各式各样的铁桶、箱子、口袋、筐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您的乘车证呢，女公民？”

“什么？”她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铺探出头来，扯着粗嗓子喊：“瓦西卡，这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打发他滚远点儿！”

一个人应声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这小子又高又大，胸脯上全是毛，两只牛眼睛瞪着柯察金。

这些人显然是一帮合伙倒腾粮食的投机商，保尔没有工夫理睬他们，他得先把丽达接上车来。

在打开车窗时，保尔移动了一只木头箱子，被一个叫莫季卡的人在背上踢了一脚，还被他骂道：“喂，快给我滚蛋，要不我就揍死你。”

保尔忍着没有做声。他咬紧嘴唇，打开车窗，探出身子，抓住车窗下面丽达的手，一使劲把她拉进了车厢内。

周围顿时响起一片辱骂声。上铺那个粗嗓门骂道：“瞧，这个混蛋，自己爬进来不算，还弄进来一个婊子！”

另一个尖嗓子叫道：“莫季卡，照准他鼻梁使劲揍！”

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不三不四的人。保尔向莫季卡说：“公民，把你的口袋从过道上挪开。”那个家伙不但不动弹，反而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气得保尔火冒三丈。他右眉上边的伤疤像针扎一样剧烈地疼痛起来。他压住怒火，对那个流氓说：“下流坯子，你等着，回头我跟你算账！”

就在这个时候，上面又有人在保尔头上踢了一脚。保尔憋了好久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你们这帮坏蛋、奸商，竟敢欺负人？”

保尔像一根弹簧似的，两手一撑，蹿到中铺上，抡起拳头，朝莫季卡那张蛮横无耻的脸猛力打去。这一拳真有力，那个家伙一下子就栽了下去，跌落在过道里的人们的头上。

“你们这帮混蛋，统统给我滚下去。不然的话，我就要你们的狗命！”保尔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怒冲冲地吼着。

丽达也密切地注视着周围所有的人，要是有人敢碰保尔，她就准备开枪。这样一来，局面完全改变了。上铺马上腾出来了，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慌忙躲到隔壁的铺位上去。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空出来的位子上，低声对她说：“你在这儿坐着，我跟他们算账去。”

丽达不放心地拦住他，问：“你要去打架？”

“不打架，我马上就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从窗户跳到站台上。他跨进铁路肃反委员会，走到他的老首长布尔梅斯捷尔的办公桌前。

布尔梅斯捷尔听保尔说完情况后，下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旅客下车，检查证件。

检查完毕，保尔又回到丽达的车厢。这时，车里的乘客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了。投机倒把商人都被赶下了车。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小铺位上，跟邻铺之间隔着一捆捆的报纸。他俩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刚才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苹果。夜幕降临了，丽达非常疲乏，就把头枕在旅行袋上打起盹(dǔn)儿来。保尔也很累，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突然车身一震，丽达被惊醒了，她看见保尔在抽烟，心想：他会一直这样坐到天亮的，看样子，他是不愿意挤我，怕我难为情。

“柯察金同志！请阁下把资产阶级那套繁文缛(rù)节扔掉吧！来，躺下休息休息。”她开玩笑说。

保尔在她身边躺下来，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两条发麻的腿。

“明天咱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家

伙。”她坦然地用胳膊抱住她的朋友，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挨着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奋斗，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是他政治上的指导者。不过，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的拥抱使他心情很激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就在很近的地方。这使他产生了要找到那双嘴唇的强烈愿望，不过他还是用顽强的毅力，把这种愿望克制住了。

丽达似乎感觉到保尔感情上的变化，在暗中微笑了。她已经尝过爱情的欢乐和失去爱情的痛苦。她先后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敌人的子弹却把那两个人从她手中夺走了：一个是英勇的、身材魁梧的旅长，另一个就是生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谢廖沙。

想着想着，他们都在车轮有节奏的震动声中沉沉入睡了。

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丽达打电话给保尔，说晚上有空，让他去继续学习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保尔来到丽达的房间，推门进去。

丽达的床上，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丽达紧紧地拥抱

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话。

听到脚步声，丽达喜气洋洋地朝保尔转过脸来。

“我叫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没有等她介绍，就大大方方地报了姓名，同时紧紧地握住保尔的手。

握手时，有一种莫名的妒意在保尔的眼里闪了一下，他看见达维德袖子上戴着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xián)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柯察金抢先说：“我是来告诉你一声的，我要上码头去卸木柴，你别等我了……恰巧你这儿又有客人。我走啦，同志们还在楼下等着呢。”说完，保尔迅疾地推开门，跑出去了。

“他今天有点儿反常。”面对达维德疑惑的目光，丽达这样说。

跑了一会儿，保尔停住脚步。他倚靠在天桥的栏杆上，思潮起伏，不由得责问自己：“柯察金同志，为什么你一发现丽达屋里有男人就那样痛苦？你不是一向认为，你们之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吗？再说，要是他不是她的丈夫呢？你无缘无故就给人难堪，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这样想着，一直到天色很晚，保尔才回家去。

在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成立公社的那天，丽达给保尔打

来电话：“今天晚上我没事情，你来吧。那天，我哥哥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我，我们已两年没见面了。”

原来是她的哥哥！

保尔没有听清丽达又说了些什么，但他决定跟丽达说清楚。爱情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和痛苦，而且现在谈情说爱也不是时候。

两人见面后，保尔盯着丽达的眼睛，说：“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跟谢加尔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跟你学习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儿学完，我还得找托卡列夫补课。我的脑袋不好使，你还是另找一个聪明点儿的学生吧。”

他避开她那注视的目光，固执地补充说：“所以，咱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来，低头看了看她那变得越来越苍白的脸，坚决地说：“再见了，丽达同志！这么多天没跟你说明，实在抱歉，这是我的过错。”

保尔突然这样冷漠，使丽达十分惊愕(è)，她说：“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发生这种情况，就该怨我自己。”

保尔迈着铅一样沉重的脚步走出了房间，悄悄地掩上了

门。其实,他并不想这么说的。可是,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奥尔利克匪帮一直不停地破坏着城市的安宁,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破坏性较大。这时,被红军赶到波兰境内的佩特留拉残匪,紧密勾结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正准备组织一次暴动。

佩特留拉残部已秘密地成立了一支突击队。这个组织的头子是瓦西里神甫、温尼克准尉和一个姓库济缅科的佩特留拉军官。神甫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弟弟和父亲以及钻进该市执行委员会当了办事员的萨莫特亚负责刺探情报。

他们计划在夜里发动暴乱,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放出犯人,如果可能,就占领火车站。

已调到军区特勤部的朱赫来已经一连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名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朱赫来现在正像一个死死盯住即将扑来的猛兽的猎人。朱赫来决定在暴动分子动手之前行动。

一支三百名战士组成的部队在集结待命。

朱赫来一声令下:“出发!”

三百个人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行进。走到荒凉街对面的利沃夫大街,队伍停了下来,就在这里开始了行动。

剿匪指挥部设立在一家商店的台阶上。队伍在指挥部的指挥下，一声不响地包围了敌人集结的整个地段。

阴谋分子的司令部最先受到打击。第一批俘虏和缴获的文件马上送到军区特勤部。

根据肃反委员会掌握的情报，荒凉街的秋贝特家里藏有波多拉区反革命活动军官名单。在搜查他家时，市卫戍司令扬·利特克中弹身亡。

部队连夜进行了搜查。几百个没报户口、证件可疑、藏有武器的人被押到肃反委员会，在那里由审查委员会进行甄(zhēn)审。

这天夜里，索洛缅卡大队损失了五个人，肃反委员会牺牲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就是共和国的忠实保卫者扬·利特克。

暴动被制止了。

同一天夜里，在舍佩托夫卡逮捕了瓦西里神甫、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们的全部同伙。

一场风暴平息了。

然而，新的敌人又在威胁着这个城市——铁路运输眼看要瘫痪，饥饿和寒冷接踵而来。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粮食和木柴。

第二章 雪地英雄

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严寒来临了，城市供暖用的木柴成了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但是，铁路林业委员会主席切尔温斯基在会上百般狡辩，企图推卸责任。

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随即在笔记本上写道：

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这段话，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dài）工，故撤销其职务……”

切尔温斯基离开后，朱赫来走到会议桌前。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车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需要至少五千辆大车，整整运输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的拳头沉重地落在地图上。

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经到了，但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大家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接着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

要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把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缘。完成这项工程,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我们可以把共青团员调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铁路和全城。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会议结束以后,立即开始了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都派出去做工作,团省委委员——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三人也去了。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可见这项工程是多么的重要。

由共青团员组成的筑路队伍很快就要出发了。

在送别工程总领队托卡列夫时,丽达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然后她又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轨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闻此言,丽达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简陋的小车站孤独地掩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他们正来回奔忙着。

路基两旁的人们用力挖着土,黏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

直响，铁器碰在石头上，发出沉重的撞击声。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穿着这又重又冷的衣服的人们一直要干到天黑透了，才能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筑路工程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情况越来越严峻。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保尔的靴底已烂得掉下来，一个养路工的妻子为他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他非常感激养路工的妻子对他的关心。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老人对屋里的人说：“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